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鏡花緣  
第五十九回 洛公子山中避難 史英豪嶺下招兵

話說史述聞武九思家眷不日從此經過，即同洛承志商量，意欲把九思家口殺害，以報陷城之仇。余承志道：「史家哥哥固志在報仇；但他的家眷，豈無兵將護送？縱使殺害，他又豈肯干休？一經領兵到此，豈非泰山壓卵？史伯伯兵馬數萬，尚且不能取勝，何況今日人馬不滿兩千？據小弟愚見：且把報仇之事暫緩，莫若招集舊日部曲，以為日後勤王之計，最為上策。此處難得山田又多，又能容得人馬，剛才小弟細細眺望，盡可藏身。況史伯伯在此多年，官聲甚好，各兵受恩深重，看來也還易於招集。俟兵馬充足，別處一有勤王之信，此處也即起兵相助。二位在此既不替天行道，又不打劫平民，自耕自種，與人無爭，眼前既可保全，將來亦不失勤王功業。二位以為何如？」史述同洛承志聽了，個個點頭稱善。就命各兵在山前山後播種五穀，積草屯糧，並暗暗招集人馬。三人住了幾日，屢要告歸，因史、洛二人再三挽留，又住幾時，才同回淮南。見了文藝，把上項話說了。文藝正在三番兩次差人打聽，今見他們回來，這才放心。余承志見了妻子、妹妹，也把此事告知。麗蓉道：「此處兩位姊姊不日要去赴縣考，意欲約我二人同去，妹子因哥哥前在船上有不可去之話，所以再三推辭。誰知伯母竟將我們履歷業已開報，並囑我們陪伴同去；妹子只得含糊答應，俟哥哥回來再去復命。哥哥你道如何？」余承志道：「伯母既如此高興，自應同去為是。況此間之事，也須耽擱兩年方有頭緒，你們借此出去消遣消遣，也省我許多掛牽。」

麗蓉同司徒嫵兒聽了甚喜，即去見了林書香、陽墨香，告知此意。二人得有伴侶，歡喜非常。因將乳母之女崔小鶯喚出與二人叩拜行禮。麗蓉連忙攙起還禮道：「我們時常見面，今日為何忽又行此大禮？」嫵兒也還禮道：「莫非要求我們做媒麼？」書香道：「姊姊休得取笑。此女雖是乳母所生，自幼與妹子耳鬢廝磨，朝夕相聚，就如自己姊妹一般；並且我同墨香妹妹在家讀書，也是他伴讀，時刻不離，真是情同骨肉。更喜他心靈性巧，書到跟前，一讀便會；所有書法學問，竟在我們姊妹之上。今逢考試大典，乃自古未有奇遇，妹子意欲帶他同去考考。他因二位姊姊曉得他的出身，求我們轉懇：將來應試，全仗包涵，替他遮掩遮掩。」嫵兒道：「這個何消囑付！妹子向在淑士也曾充過宮娥，這有何妨。」

麗蓉道：「既如此，我們竟要叨長，將來不稱崔姑娘，竟要呼作小鶯妹妹了。」崔小鶯道：「得蒙二位小姐如此提攜，自當永感不忘，此後惟以師禮事之；並且竟要大膽，如在人前，只好以『姊姊老師』呼之了。」墨香笑道：「『姊姊老師』向無此稱，莫若竟呼姊姊，把老師二字放在心裡，叫作『心到神知』罷。」

過了幾時，章府大小姐蔡蘭芳、二小姐譚蕙芳、三小姐葉瓊芳、四小姐褚月芳，都從河東節度衙門起身，來約文府二位小姐同回祖籍赴試，於是書香、墨香約會麗蓉、嫵兒，帶了崔小鶯，一共九人同到江南。喜得郡縣兩考都得中式。回到淮南，略為耽擱，即向西京進發。恰好行了幾日，適值唐閩臣、林婉如、洛紅葉、廉錦楓、田鳳翹、秦小春、宋良箴、顏紫綃、黎紅紅、盧亭亭、枝蘭音、陰若花也上長安，二□一位才女竟於中途巧遇。婉如同麗蓉、嫵兒彼此道了久闊，並謝麗蓉神彈相救之力。嫵兒見了閩臣，再三道謝當日寄父救拔之恩，此時間在小蓬萊修行，頗為喜慰。洛紅葉得了哥哥在小瀛洲避難下落，這才放心，把此事告知宋良箴。大家說說笑笑，一路頗不寂寞。

這日天晚下店，只見許多兵丁圍著一個木籠，裝著一員小將，滿面病容，繩索捆綁；後面有一武官押著，出了店門，簇擁而去。只聽眾兵紛紛言講：「這個小將，乃九王爺之子，本名李素，如今改作宋素，在逃多年，今日才被擒獲。」

這話登時傳到宋良箴耳內，嚇的驚慌失色，淚落不止。只得背著眾人，再三懇求閩臣、紅葉想個解救之法。二人躊躇多時，毫無計策，因將多九公找來，暗暗商議。九公搖頭道：「他是欽命要犯，有何解救！難道我們把他劫奪回來？安有此理！」正在議論，適值顏紫綃走來，問知此事，付了一付道：「九公且去打聽：他們今夜要投何處？此番捉獲，還是本人犯了重罪，還是為著當年九王爺之事？如果本人並未犯罪，仍為當年之事，咱看良箴姊姊分上，倒可挺身前去，憑著全身本領，或可救他，也未可知。」良箴聽了，不覺轉悲為喜，再三道謝；即托九公前去打聽。閩臣恐人多嘴雜，說話不便，即同良箴、紅葉、紫綃另在一房居住，暗托若花、蘭音陪伴眾人。

不多時，多九公打聽回來道：「這員武官姓熊，不知何名，人都叫他『熊大郎』，乃本地督捕。今擒了宋素，因是欽命要犯，惟恐路上有失，連夜要解都督衙門，業已向東去了。」紫綃道：「九公可曾打聽宋公子何以被他擒獲？」多九公道：「聞得前面過去五□里有兩個村莊，一名宋家村，一名燕家村。兩村相離甚近。宋家村內有一富戶，名叫宋斯，外號叫作『好善』。當日宋素逃到他家，宋斯因他少年英俊，就認為義子，收留在家，並將甥女燕紫瓊許他為妻，尚未婚配。誰知宋素右眼是個重瞳。太后因他日久在逃，忽然想起重瞳是個憑據，特發密旨命天下大臣細心訪拿。宋素向日常在教場習武，人都叫他『三眼彪』，現在身患重病，因此毫不費事，就被擒獲。」良箴聽了，這才明白。紫綃知宋素並未另犯重罪，才允定了晚上必去解救。當時多九公仍去外面照料。

到晚，四個姊妹同眾人飯罷歸房，良箴另外備了幾樣酒肴與顏紫綃壯威，敬了幾杯，天已黃昏。良箴道：「紫綃姊姊好去了。惟恐他們去遠，何能趕上？」紫綃笑道：「姊姊：不妨。他若去遠，咱有甲馬，若拴上四個，做起『神行法』，任他去遠，咱也趕得上。」良箴道：「這甲馬不知別人拴上也能行麼？」紫綃道：「如何不能！只要把咒語一念，他就走了。」良箴道：「若果如此，將來姊姊何不替我拴上兩個，我也跟著頑頑呢？」紫綃道：「這個雖可，但路上必須把葷戒了，才能飛跑。若嘴饞，暗地吃了葷，直要奔一世才能住哩！」紅葉笑道：「嫂嫂何必聽他瘋話！他又何必要用甲馬！前在嶺南，閩臣姊姊托他寄信，不過半個時辰，往返已是四五□里，就拴百□甲馬，也無那般迅速！」

閩臣道：「只顧閑談，姊姊你聽，外面已起更了。」紫綃忙起身道：「此時可行了。」於是換下衣履，繫了絲縑，繫了魚婆巾，胸前插了寶劍，仍是一色通紅。三人正看他結束，只聽說聲「去了」，將身一縱，不知去向。良箴一見，口中只呼「奇怪」，連忙趕到門外仰頭一望，只見月色橫空，何嘗有個人影。因轉身進來道：「紫綃姊姊有此本領，大約我哥哥性命可以無憂了。」閩臣道：「他若無驚人手段，何敢冒昧挺身前去？此事大可放心。古來女劍俠如聶隱娘、紅線之類，所行所為，莫不千奇百怪，何在救脫一人。他們只要所行在理，若教他枉法亂為，只怕不能。你只看他務要打聽宋公子有無犯罪，才肯解救，即此已可概見。當日姊姊執意不肯應試，若非眾人一力攙掇，姊姊那肯同來？誰知今日倒與公子得了一條生路。雖『吉人天相』，亦是上天不絕忠良之後。」紅葉道：「嫂嫂剛才趕到外面，可見紫綃姊姊向那方飛去？」良箴道：「我出去一望，惟見一天星月，那有人影！如此奇技，真是平生罕見！但賢妹剛才為何又以嫂嫂相稱？前日所說『機事不密則害成』那句話，莫非忘了？只顧如此，設或有人盤根問底，一時答對訛錯，露出馬腳，豈不有誤大事！」紅葉道：「這是妹子偶爾順口稱錯，此後自當時刻留心。」

三人談之許久，漸漸已轉四更，正在盼望，只聽嗖的一聲，顏紫綃忽從外面飛進。隨後又有一個女子也飛了進來，身穿紫綃短襖，下穿紫綃棉褲，頭上束著紫綃漁婆巾，腳下露著三寸紫繡鞋，腰繫一條紫色絲縑，胸前斜插一口紫鞘寶劍；生得面似桃花，與顏紫綃打扮一模一樣。三人一見，不解何意，嚇的連忙立起。

良箴心中有事，慌忙問道：「紫綃姊姊可曾將我哥哥解救？此時現在何處？這位姊姊卻是何人？為何與你同來？」顏紫綃道：「姊姊你道這人是誰？」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